

陈萨音乐会听后札记两则

Two Notes on Chen Sa's Concert

文 | 沈 思

一池春水

2010年11月1日

舒曼专场，迪瓦特指挥香港交响乐团

曼弗雷德序曲，作品115号

a小调钢琴协奏曲，作品54号

d小调第四交响曲，作品120号

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，我曾经在北京听过陈萨的音乐会，那是获奖以后的汇报演出。只记得她上台的时候背微驼，走得有些僵硬。但这次在香港她已经完全没有那些青涩，舒展而放松地提着长裙走上台，沉着而有风致，不禁让人感叹起时光荏苒。

我不知道是近些年的习惯还是怎样，但凡协奏曲音乐会总会有个序曲，让那些迟到一点的人可以不会错过协奏曲。我实在不喜欢这样的安排，我喜欢小时候那样迟到了就不能进的规矩，现在每次序曲完结，音乐厅都会一片混乱，即使表演序曲的初



衷是为了铺垫气氛，那这一片嘈杂都会破坏一切沉思。而且喜欢迟到的人更加有理由迟到，于是反倒是更加纵容了这些不守时的人。

舒曼协奏曲在我最喜欢或于我最有意义的协奏曲中排第二位，第一位当然是肖邦。在我不知道它的创作背景之前，我总是在和家人闹矛盾之后听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总觉得第三乐章是一种家人的争执，而第一乐章流水样的旋律会如美好往事般让人泪流满面。以前我不太听曲子的时候觉得格里格的《a小调协奏曲》开头很好，后来听了舒曼的这首，才觉得旋律和声上都更胜一筹。相较之下，格里格的开头倒像是进行曲了，而且格里格原来也是参考舒曼的。舒曼是著名作曲家里唯一一个跟我同样星座的，再后来心理学课上讲到了舒曼的躁郁症，我的钢琴老师也讲到了舒曼手的问题，于是几乎够不到八度的我开始对舒曼惺惺相惜起来（当然不是互相，我抬举自己了），这才开始去听舒曼的作品，而他的协奏曲也一下子就让我爱不释“耳”了。

我想陈萨的演绎应该是我听过的最温柔的版本了，但我又出奇地喜欢她的处理。想当年，这首曲子不也是克拉拉来演奏么？而几乎所有男钢琴家们的录音都非常利落而激烈，我唯一有的女钢琴家的版本（阿格里奇）也是同样，也许是因为录音总会或多或少破坏音色的温暖。陈萨弹得也不快，我想应是符合作品初衷的，当时作品不受欢迎的原因不外乎



没有炫技，太过朴素。而陈萨将钢琴的音色和交响乐队部分融合得很好，不会有觉得冲突的地方，就像冬天里的温泉，把人慢慢包围，才觉得温暖了起来，再致感动到落泪。所有那些录音中听起来突出的音都被小心地用圆润的音色送出，温文尔雅。华彩一开始稍微有些小失误，但并不影响听觉，而且反倒有一种涩意，不会太快，没有那种“很爽”的感觉，而是被旋律线牵着，有一种揪心的感觉。当然这并不是说陈萨弹得不利落，第三乐章照样干净潇洒，没有那种强到让人觉得破掉的声音。而且第三乐章很多上行的旋律本身非常让人动容，就像我感到的那种家人争吵的间隙，令人皱眉痛心。而陈萨温暖的音色格外地强调了这种对比，有种让人更加不忍的感觉。

加演曲目是李斯特改编舒曼的《奉献》，因为我很喜欢，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闹铃，是少有的做完闹铃以后还会会心一笑觉得好听的曲子。并不是每个闹铃都会如此幸运，比如前段时间的闹铃是普罗科菲耶夫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“蒙太古与凯普莱特”，现在已经听到就会烦，一听就有被叫醒的起床气。有时候觉得能认出加演曲目是件很令人得意的事情，就好像看到某个明星可以跟人说“那是我朋友”。

虽然我还没听过郎朗的现场，但是就其他听过的中国现在扬名海外的这些青年钢琴家来说，我觉得陈萨是最有某种中国气质的一个。你能从她的音色和音乐处理中感觉到那种中国女性的温婉，好像水乡的女孩，身边都是迷蒙的湿气。暑假的时候我去听过王羽佳的拉赫玛尼诺夫的《帕格尼尼狂想曲》，即使是抒情的部分都如一柄利剑，炫技部分音色灿烂，更是多一份西方的激进感。相较之下，陈萨就是那种不愠不火，悄悄地征服听众，在你反应过来之前已经整个人掉进去了，在那舒服的音色中舍不得出来。而且陈萨也很难得地没什么负面新闻，希望再过个十年仍然能坐在她的音乐会里，感叹时光荏苒，那一次大概会写“二十多年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她的演奏会……”

厚积薄发

2011年7月8日

陈萨北京独奏会

贝多芬:d小调钢琴奏鸣曲, 作品



31之2,“暴风雨”

李斯特:在瓦伦城湖上,选自《旅游岁月》(第一集)《瑞士游记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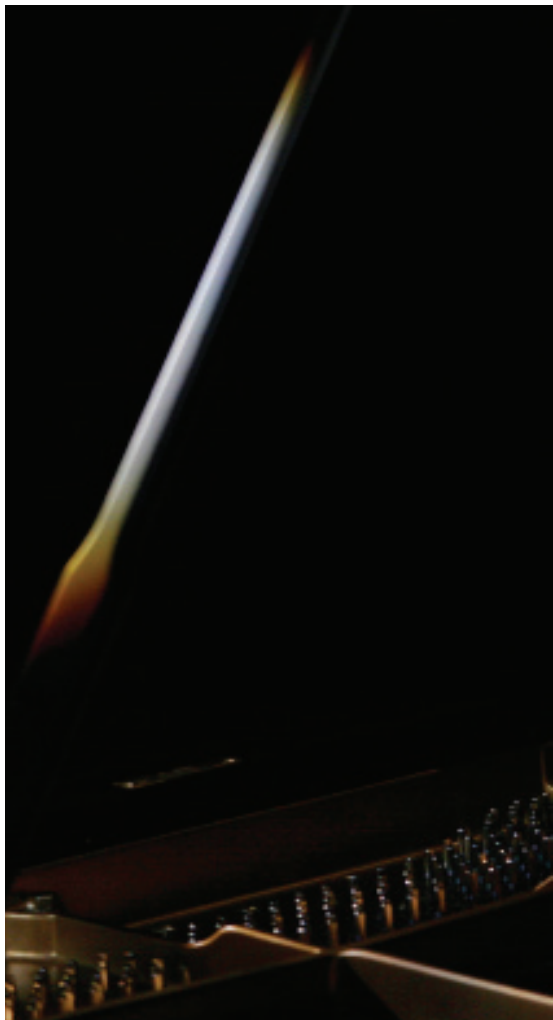
李斯特:b小调第二叙事曲, 作品
S. 171 R. 16

贝多芬:C大调钢琴奏鸣曲, 作品
53,《黎明》

李斯特:日内瓦的钟声,选自《旅游岁月》(第一集)《瑞士游记》

李斯特:升c小调匈牙利狂想曲,
作品 S. 224/12 R. 106/12

这大约是时隔一年之后再一次步入陈萨的独奏会, 去年的舒曼仍然



历历在“耳”，今年又迎来了“李斯特诞辰200周年”的特别节目。上、下半场的节目颇为对称，都是以贝多芬起头、李斯特结尾。我暗自揣度，之所以没有上半场贝多芬，下半场李斯特的原因，大概是上台总需要一些压惊的技巧适中的曲子。

表演在大剧院的音乐厅，我提前半个小时就入场坐定，台上正有调琴师在调琴，台下架着两台摄像机，还有主持人一样的人对着镜头给想象中的观众解释调琴的原因，看样子是有直播或至少将来会录播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总觉得陈萨在中国的知名度没有那么特别高，和她的实力其实不大相称。19时30分的时候，舞台的聚光灯准时亮起，陈萨穿着一身V领的水蓝色长裙出场，青丝利索地固定在头上，笑意盈盈，看起来很是自然成熟，像观众点头致意后就开始了第一首曲子——贝多芬的《暴风雨》。

关于《暴风雨》为什么被唤做《暴风雨》，据传有人问贝多芬这首曲子的意思，作曲家说去读莎士比亚的《暴风雨》吧。这段插曲是小时候我的老师在我弹琴的时候讲的，于是我特地从书架上的莎士比亚全集里找到了该剧，读了一遍，成了我读的莎士比亚的第一部作品。后来遇到其他弹琴的同学，聊起来也是先看了《暴风雨》，不禁觉得有些默契，好像是芝麻开门那种暗号。其实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不仅是音乐，《暴风雨》中丰富的想象，影响了很多那个时期的文学和艺术主题。另外小时候还非常好笑地觉得既然这首曲子是根

据《暴风雨》写的，那就应该一幕对着一个乐章，曲子和戏剧一样随时间进展，但怎么试，都无法把剧情和曲子一一对应，尤其奏鸣曲的再现，因为剧情里又没有再现这种东西。当然这些都是小时候的胡思乱想，和正题无关。

说实话，也许是第一首曲子的原因，我并不是很喜欢陈萨这次的演绎，最不敢苟同的地方就是连断的处理，过于拖泥带水。举个例子，第一乐章第21小节处，左手旋律中的跳音就完全踩在踏板里面，有一些混乱。第三乐章的时候最明显，小乐句提手的地方都在踏板里，就没有了那种欲语还休的意思，不是很干净，而且有些旋律进展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节奏上的波动，当然最后都稳住了，整首曲子的节奏很中规中矩，不觉得特别慢或是特别快。这些是我人人觉得不太好的地方。之前一次报告也提过，陈萨的抒情部分则非常可人，这次也是如此。比如曲子在第一乐章再现部的地方，那些Largo、歌唱性的“宣叙调”的右手部分则处理得非常漂亮，有雾非雾的童话中的感觉。第二乐章则是在绵延的旋律中藏着隐隐的躁动，当然我也不得不赞叹贝多芬奏鸣曲的完整性，乐章之间各有呼应。

连带着我就干脆把下半场的开场曲《黎明》说了吧！本来听《暴风雨》以后对《黎明》也就没有多大期待了，但《黎明》却是表演得非常精彩，我听的是乐不思蜀。第一乐章的呈示部没有反复，有点小遗憾，本美

滋滋地觉得还能再听一遍。发展部的一串琶音，从第113小节开始音响浑厚得很，层层逼近，转到再现的时候又轻得灵巧，整个乐章张弛有度，对比效果令人满意。第二乐章同样展现了扎实的连断对比，旋律线也分明透亮。第三乐章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。说到喜欢的乐章，也是很有意思的事，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各种第一乐章，那时候有《悲怆》、《月光》，大一些以后开始喜欢各种第三乐章。因为我现在依然如此，我只是个人推测，随着音乐鉴赏能力的加深，也许总有一天我会开始喜欢各种第二乐章吧。虽然曲子中极偶尔的情况感觉左右手乱了一下，但总体来说趋于完美，通常我觉得哪里弹得令人赞叹我就会在谱子上打钩，回来发现第三乐章有很多钩。另外稍有遗憾的，或者说每次音乐会都会出现的情况，就是第一乐章结束有人鼓掌。我真是讨厌那些钢琴家手一放下来就鼓掌的人，有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鼓掌，生怕落在别人后面；即使真的是一曲终了，但钢琴家明显还没有结束绕梁余音，就被突兀地打断了。

两首贝多芬说完，就要说说李斯特了，首先声明的是，作为一个手小到够八度都吃力的人来说，我对于可以伸着八度在琴上一通敲的人都有崇拜、羡慕和嫉妒的复杂感觉。而李斯特的曲子呢，对我来说也一直没什么共鸣，也许主要原因就是自己能弹的有限。但我真的觉得理解能力有限，觉得李斯特的东西真是听起来不过瘾，当然时不时也会有些很好听的

旋律好像从一团乱七八糟的毛线里冒出来，但平均来看不让我着迷。往往听完李斯特的一首曲子，感觉就是“啊，完了！”。话虽如此，倒是觉得他的一套游记可以拿来当旅游指南了。《在瓦伦城湖上》就是，一直是水波的声音，响一响，然后就完了。《第二叙事曲》我听着也是，就是在一块脏脏的底色上面偶尔出来些旋律，也不知道这些旋律是真的很好听，还是因为有对比显得很好听。总体来说，四首曲子好听程度最高的，应该是12号《匈牙利狂想曲》了。我泛泛地说一些陈萨比较优秀的方面。首先就是旋律的完整性，不管是左右手要多么配合，有多少音要去分神，陈萨弹旋律总是连贯的，这样乐句听起来整体感就很强。另外需要跳跃和活泼的地方，她的处理也富有趣味，欢快灵巧，令人毫不担心手下技巧。最后，这次最强的感觉就是陈萨的渐强，厚积薄发，由弱至强，循序渐进，源源不绝，那番大气磅礴，完全感觉不出是个女孩儿坐在琴边。每次有这种渐强的旋律推进，我都会喟叹一番，真是浑厚！

加演曲目和去年一样，仍然是《奉献》，但意料之外的是请来了李晶晶来唱，陈萨只是伴奏。李晶晶向观众讲述了《奉献》的大意，是把自己的爱奉献给对方，我也是第一次了解。女声回荡在大厅里，感情比起纯钢琴版更加充沛，不觉热泪盈眶。之后陈萨再次谢幕，走下台一半的时候突然手扶上嘴角，稍作沉思，转身又给大家加演了《叹息》。

我忍了这么久，终于要来说一说演出地点了。我在去大剧院的路上买了点水果，结果放在包里去存的时候不让存，服务小姐“拧”着眉毛，带着很不屑的口吻说不行，后来找到经理，经理过来才让通融一下，当然取包的时候再次经历了那位小姐的白眼。其实存包不让放食品真是很没道理的事情，经理解释的什么中毒之类的实在有点莫名其妙，就算有毒，又不是让工作人员吃；就算观众中毒，食品上没有你工作人员的指纹也和你无关啊！接下来路上还有人卖节目单，10元一本，这在香港都是免费的，虽然上面会有一些比如施坦威的广告，但这是双赢的局面。我们当然也有免费的节目单，简陋的一张纸，除了曲目名称其他都是纯中文。最最要命的是，音乐厅的椅子行距太窄了！作为一个膝盖有旧伤的人，我到后来只能麻烦旁边的人挪一位，斜着坐才把腿稍微伸开点，而母亲下半场也一直揉着膝盖。两个女人尚且如此，坐在我后面的老外更辛苦，腿要分得很开才能放下。我就奇怪，为什么椅背后面从上到下架着整整一面木板，你让人可以把脚伸在前面椅子下面也好过现在这样啊，简直是太痛苦了。

除了这些小小的不适，这次音乐会还是让人颇为满意的，希望陈萨越走越好。另外看节目单上说陈萨秋天会出格里格和拉二协奏曲的唱片，我也非常期待。

3